

氣候 少年

Climate Generation

第 26 期

2023 年 8 月



愛的萬物論

為什麼人類會與自然脫勾？

跟環境一樣重要的事

科技的識別：古與今

一支筆為環境

氣候變遷的城鄉差距

氣候急刻

氣候變遷與跨代合作

主編的話

美好的環境需要新的語言

你/妳認識自然嗎？

自然，從國小當學生開始，就有這麼一個科目，但關於自然的事物，似乎又是那麼的遙不可及。

自然看似隨處都在，卻又說不清楚，城市環境成長的人，鄉村環境成長的人，對於自然，想必會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觀察與體認。

這種天真浪漫的陳述，似乎有些道理，但或許已經不是現實。

最近，與一群暑期大學志工前往新北郊區種樹，除了驚訝於同學鮮少離開居住城市，走訪臺灣各地外，也對於大家少有戶外活動、接觸自然感到不解。

疫情過後，網路時代，宅在家，彷彿是這個世代的註腳。既然「宅」，就不太會出門，更不會認識自然、認識臺灣。

不識自然的文明病，正快速蔓延，住在臺北、臺中、屏東的年輕人，因為宅，讓大家高度同質化，這或許不是多樣性社會希望有的發展。

本期氣候少年的大哉問是，為什麼人類會與自然脫勾？高談闊論ESG的同時，有些事物的基礎，正一點點的流失。科技、科學、人工智能也在挑戰環境監管，工具為人所用，利用科技的人怎麼認識這個世界，視/識自然為何物？是問題所在。

城鄉差距，也可能顯現在氣候變遷議題上，這裡有環境外部成本、公平正義的問題，即使逐漸沒有城鄉差距，都不識自然的世代正在形成。那麼，那些「曾經」圍繞在美好自然環境的舊世代，與宅世代，如何對話、協力，跨代合作？逐漸形成的認知障礙，如不識自然，如何消弭？這些問題，我們也還沒有答案。

發行人：烏來杜鵑

主編：臺灣油杉

作者：地球觀點

<http://www.eqpf.org>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發行

為什麼人類會與自然脫勾？

先不管自然的概念是什麼，或者自然跟人為要不要區分，人類現實上就是跟自然脫離了聯繫，而變成現在這樣的人類？除了工業的推進之外，愈來愈多的人意識到，人與自然關係的鬆動或許是造成當前環境危機的根源之一。

也許從古到今，人跟自然的聯繫本來就不深，也不強。人類畏懼自然，也對自然無知，於今尤甚。歷史（很少為自然寫歷史）、文化（愈來愈少的語彙指涉自然）、城市（更集中的人口以及水泥叢林）、消費（自然裡哪有消費）、教育（自然怎麼教？那麼熱，蟲子那麼多）、法律（從沒有自然主體、權利那回事，就只有人是唯一，卻又不公平）等等，物化、客體化、外部化的自然，跟人的聯繫愈來愈疏，跟人的距離愈來愈遠。

那從聯合國到企業界都很夯的ESG，環境、社會、治理這三個語彙，要怎麼做到永續？永續又是什麼？為什麼要永續？

人本來就沒有比動物更靈光，也不比動物更美，但人懂得利用許多動物的毛與絲，來裝飾自己。植物呢？人要砍樹，樹也不吭一聲。

人與自然分離，從城市開始。在城市裡，「自然」在哪裡？是一個問題。好像城市只有人，只考慮人，別無其他「生物」。但誰都知道，城市裡不只有人，城市有河川（可能）、有建築、有道路，還有很多人喜愛或厭惡的物種，包括動物與植物。那麼，為什麼在城市裡不談自然？一談到自然，就要遠離城市？一談到環境教育，就不是在城市？那麼，城市的ESG又會是什麼？E在哪裡？

事實上，自然無所不在，只是被刻意忽略而已。砍一棵樹多麼容易？保護一棵老樹，談何容易？「野」狗肆虐，愛心氾濫，春風吹又生，也是一個日常的問題。如果環境、自然不是城市的一部分，城市真的還是城市嗎？還能談得上宜不宜居嗎？



要宜居，就要有自然，在都市規劃、在道路政策、在建築景觀、在法令規章各個方面匯聚，才会有城市的新氣象，才是城市真正的意象。

談環境教育本來就不需要離開自己的家、自己的學校、自己的社區、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國家太遠。一段不到一千公尺的距離，家與學校之間的道路、商店、路樹（如果有的話）、車輛、建築、天際線、河流（假設），跟自己有什麼聯繫？有誰說的準？有誰會注意？遠在天邊的事，常常吸引更多注意，一點都不稀奇。

在人與自然脫離的現象裡，自然更抽象了，跟人的關係也更疏遠了。學校、城市、社會的壓力如果太大，眼光很難轉而注意周遭的事物，環境一點一滴的流失在日常的視線裡，人與物何異？

如果現代的人比以前更苦悶，或者，對於什麼是不幸福更在意，那就更應該理解人與自然的關係，多接觸自然（那個不限定在城市之外的自然），跟自然再度取得聯繫（多在城市裡）。

親近自然（包括在城市裡的自然），常是另類的遠離壓力與抑鬱的象徵。實情也是如此。那麼多在意賺錢、在意成就、在意人際的「成功人士」，他們跟自然的關係是一個指標，可以用來檢視健康、焦慮、以及幸福感。沒有直接證據證明人與自然的關係如果更密切，是不是更有助於永續？但那種「直覺」似乎是不証自明的。

仿生或著循環設計都還在摸索，環境如何教育也是。人一定是從萬物皆同開始異化的，透過法律、教育、文化等等的「加工」，那些相信萬物有靈的，反而會被誤解為宗教與信仰的偏執，裂解了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是，即使地球只剩下人類，人類恐怕也不會因此更快樂，人從出生之後就跟自然遠離，一切都是誤會造成的。我們可以開始化解這個誤會，找回人與自然的聯繫？

遠離家鄉、自然，
會不會讓我們忘了自己？



科技的識別：古與今

單就科學的定義，一種追求實驗證明的過程及其精神的反射，古與今並無不同。只是，就「真理」的唯一性而言，古代的科學為偽幾乎成為歷史的軌跡，科技史的發展就是証偽的過程。直到大爆發的年代，科學的大幅進步，讓人類的初生之犢更加大膽的取代了數以千億計的歷史驅動力，成為一個新生地質年代的象徵。

人類從沒有像現在這樣這麼仰望、期待、屈服於科技，再大的滅絕，再聳動的威脅，都可能在產生不世出的救世主之後，而逐一化解，多麼神奇！

人性是不是因此也降至歷史的最低谷，只要臣服於科技，就可以獲得救贖？ChatGPT從今年三月取得史上所無的成果之後，現在Google的Gemini也躍躍欲試，希望重新奪回深度學習的寶座。英國的副首相Oliver Dowden最近就說：「這場革命比我們見過的其他革命都快速得多，而且範圍更廣，不管是內燃機的發明或工業革命。」AI的衝擊相比於內燃機與工業革命，那就意味著是幾百年以上的事。

實情真的如此？

智能加上「人工」，幾乎預示了一個新的未來。如果四庫全書或百科全書都可以在彈指之間為人所用，人之於知識，已經無所不能，那麼，人還有什麼不能？禁止人工智能之使用是消極的，就像智慧財產制度出現之初，有些國家還想加以否定一樣。最終，開放性的智慧產權制度，以國家特許的方式打開了一條路。

人工智能會複製這樣的道路？以國家監管力度與密度的強化來化解危機，促成轉機？與智慧財產制度的創設不同的是，人工智能不就是在突破監管之侷限以擴大人類（或者資本）所及的領地？光靠一國是無能為力的，那，國際監管可行嗎？



即使有著各種法律、科技監管，全球森林仍持續破壞，難以實現國際監管目標

當科技的運用成為國際社會共同的挑戰時，難道意味個人隱私（數據）已經成為國際監管的對象？即使停止一個個人的隱私侵犯，更大的數據極權與霸權依舊穩固，這是監管所要的結果？

即使要求數據透明與問責，似乎仍無解於數據本身的跨越疆界形式及其影響，想要究責一個倫理上有問題的演算法、深度造假的責任、臉部識別暫停、數據安全威脅、權利視野等，無法舉一反三，也無助於整體的趨勢發展。簡言之，人工智能的「科技力」已經超乎人為法律治理的「想像力」。

科技是不是人類從上帝手上拿到的一張特許狀？人工智能的一大隱憂是「造假」。

有人認為這將不利於民主，塑造新的獨裁。看來，人類從「眼盲」走到「心盲」的路已經不遠。

只是，如果科學的定義依然是驗證以求真（理），那麼造假的，真的可以那麼容易覆蓋？還是那個造假的背後靈（例如政治獻金、特定目的、攻擊醜化等），才是問題的所在？而這個背後靈不是科技本身，是利用科技的人。

尤其，當國家以監管之名，與演算法、演算企業結合在一起，那會是什麼樣的新的治理形式？超乎極權與民主的數位治理？！

科技的善與惡，在於使用者的本心



氣候變遷的城鄉差距

除了高端的政治辯論以及科學數據外，氣候變遷在城鄉之間的具象差距也逐漸浮現。

沿著濱海公路從北到南，觸目所及，沿岸以及離岸的風電已經蔚為一道台灣西部海岸的景觀；再往南，農田裡矗立刺眼奪目的光電板，也突兀的轉變人們原本對於「鄉村」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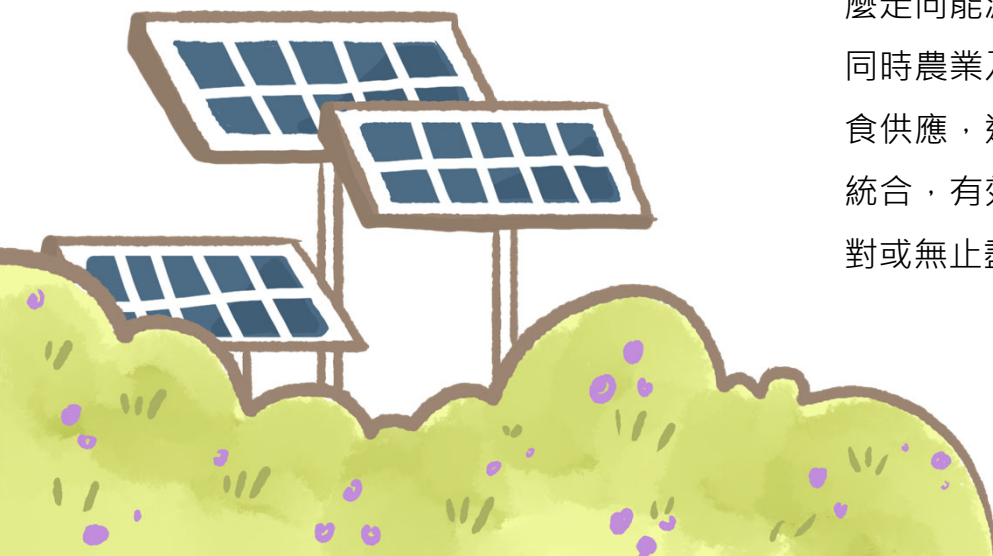
迄今為止，關心氣候變遷的人還沒有將注意力投入到城鄉差距以及所需要的公正轉型。城鄉本有差距，涵蘊在政治、社會、文化之中。不管是臨避設施、污染產業配置、甚至，垃圾處理等等，城市所不欲的，都往鄉村。

這也是一種「環境外部成本」的溢出，要如何回應？

傳統的行政區域劃分，並不是以氣候、坡度、綠覆蓋為依據，大筆一揮之後，定型的行政管轄範圍，就會包括不同的自然與環境地景，行政的一體適用，眼蓋了城鄉之間的差距，不利氣候治理。

據統計，農業碳排居高不下，更不用講農藥使用以及人力短缺。貢獻於光電新興產業的農田、林地，如果不是一無是處，那又該如何理解、規劃、轉變，才是更符合台灣長遠利益的圖像？黑道、黨派介入以外的社會整體觀感，不能不在氣候變遷的城鄉差距加上一筆，那就是再生能源與土地利用之間，一來一往的碳排與減量之外，還有什麼可以讓決策者更多思考的因素？

農民收入增加、土地減少、綠電多了、候鳥少了、生態變了，所有生態、環境、社會、人權的議題綜合起來，台灣要怎麼走向能源分散且自主、安全又永續，同時農業及其從業人口轉型而無礙於糧食供應，這都是跨部門的挑戰，必須要統合，有效率且快速的漸進。一味的反對或無止盡的掠奪土地，都不是良方。



中央與地方的主事者，能不能在最快速度下，整合出一套可行的方案？沒有黨派之分，只有氣候視野，南部陽光充足的地方，以後的城鄉地景會是燦爛奪目、刺人眼球的光電之鄉？人民呢？轉往城市穿金戴銀？更熱的夏天有利蓄電，但眼睛、心理、大腦的健康呢？

人離開了鄉村，鄉村只剩光電，是大家願意接受的另類新景觀？

以前城鄉之間的「氣候落差」明顯，城市熱，鄉村涼，那是因為環境、人口、綠蔭、通風等等因素綜合的作用。

現在，「氣候沒有歧視」，「氣候不分城鄉」，新的臨避設施轉往鄉村，更加惡化原來的城鄉不平等。這樣的不平等，造就台灣愈來愈少「氣候避難所」（避難多麼不願意）的窘境，也加劇劣化鄉村的氣候角色。

想想台糖平地造林失敗的負面故事，那些原來可以用來「稍微」緩解氣候變遷的綠蔭，正以林相不佳為由，轉換他用，如果不是「華麗轉身」的話。

台糖自己摧毀20年的造林故事，也在城鄉之間拆解了氣候地景上的理想。如今，新的光電故事，再度降臨本來已經奄奄一息的城鄉差距，以突兀、刺眼、光芒亂射的方式，蠶食鯨吞有限的綠，鄉村的景色不再，在狹小的台灣土地上，正在上演。



氣候變遷與跨代合作

人就是人，硬以年紀區分，已經違反平等原則。但細微的差異難免，環境、成長背景、文化敘事、流行趨勢、教育方針、主流意識、偏見形塑、甚至族群互斥與融合，都有所不同。成就意識、薪酬期待、和諧共榮，應該不分年紀與「所謂世代」，都有一定的指標，並且與時俱進。

對待工作的不同身分、階段，會有不同的反應。比如薪水、價值、人際，不同階段的工作者，會有不同的回饋系統。現在是比較「賺」不到「豐潤」的錢的世代，金錢對人的驅動力，到底變大還是變得麻木？導致的結果不太一樣。拜網路、拜社群、拜觀念之賜，現在的人討論很多事，包括薪水、性、政治、社會地位等，都更直接，因為更透明。直接不一定反應在言詞，有時更反應在態度上、在立場上，一點也不隱晦。

錢是外在的事物，談或不談，錢都很重要。但更具關鍵影響的是對於「未來發展的期望」，不分世代，都是希望可以有發展，可以有成就感。

就像搬家一樣，換工作也不是不可想像。重要的是，為什麼搬？為什麼換？這些對自己而言，都很重要，那就沒有世代之分。如果不願意搬或者不願意換，而且理由是「沒有發展希望」，這一點，或許世代之間的差距會比較大。

以前的世代的人比較不會那麼快產生這樣的「消極意識」，但現在世代的人或許更容易有這樣的積極反應。或許，健康的「繼承預期」的心理，可以是一種有助於更好的掌握興趣與規劃人生的韌性基礎，畢竟財務是一個影響的因素。這一點，以前的世代的人或許沒有那麼強烈，但現在的人可以更敏銳一點。



希望環境不要成為跨世代間，
共同被遺漏的價值

就照顧小孩而言，現代的父母已經不全然是一個「工作為重」的人，更多時候已經在分享作為家庭照顧者的一半責任，但是很可能父母甚至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角色其實已經在轉變，但是，這樣的角色轉變對生活的啟發到底是什麼？

以前的世代很多身分認同來自一些徽章、袖釦、刺繡、包包、鋼筆、項鍊、珍珠，外在的榮光襯托內心的不安或侷促。現在，很多人在暖化的氣候變遷掩護下，身分早已躲在汗臭之中，認同則消失在前景不明的未來裡。

最近來台受獎的唐獎永續發展獎得主薩克斯教授，就不諱言指出，世界秩序之重整必須認真面對西方單一主導的作法，要回應資本主義之弊，要正視民族國家的興起，以及科技進步帶來的問題。薩克斯的解方是倫理、少欲、強化和諧。



他不客氣的提到，台灣官方致力推動「2025非核家園」政策時，在所有能源占比中，天然氣占50%、燃煤占30%、再生能源占20%，加總起來，還是有80%是使用石化燃料，「這不是策略、不是去碳化，是即興演出」，完全看不出來長期能源政策規畫為何。

就他來看，不叫做策略，因為這與去碳化、長期能源安全沒太大關係，反而比較像即興式演出。

政府原是跨代合作與永續的最佳媒介，但如果政府本身犯錯，那該怎麼糾錯？又要如何究責？難怪氣候少女葛瑞塔會那麼氣急敗壞的指責不負責任的大人以及政客，完全罔顧世代的正義。

氣候變遷如何影響跨代的合作？還是會慢慢形成新的障礙？本土的研究不多。但對未來發展的期望，世代之間有落差是必然的，如何縮短落差，排除障礙，反而是一個重要課題，也許我們更應該注意來自政府的錯誤，但民主可以提供我們這樣的管道嗎？